

台語溯源不能開玩笑

自從解嚴以來，電視台語節目也稍得解禁了。去年十一月二日各電視台「台語新聞」開播以前，中視台語新聞製作人曾與我商談如何把台語說得道地，邀請我當他們的顧問，但因當時我出國在即，並且一出國便是三個多月，所以無法答應，後來不知道他們如何解決問題。但也可見中視確曾想把台語節目做好。

今年五月我回來之後，把那個幾年沒開過的電視機重新安了天線——爲了防止孩子受到電視文化污染，避免電視奪去我的教育權，我已關機好幾年——開始看電視。我的目的並不是爲「欣賞」，而是爲了解電視台語節目實況。到今天爲止，我仍然覺得看電視實在是「無采目睷」，有益身心的節目實在太少了。

一個多月來我看台語電視節目有一個感想，便是照字唸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唸錯的字越來越多。本來台語詞彙和國語是相差很遠的，如果逐字照唸，不但韻味全失，一般人也聽不懂，再加

上讀錯音，更加聽不懂了。

以下舉一些例子，是我最近看華視、中視的台語新聞記下來的（南港中研院附近台視幾乎完全收不到）。如：

打賭：台語是「相輸」，華視直讀為「taⁿⁿtoⁿⁿ」。

歹徒：台語是「歹儂 phaiⁿⁿlang⁵」（壞人），有人說成「歹徒 phaiⁿⁿto⁵」。

倪文亞：應讀為 ge⁵bun⁵a³華視讀為 liN⁵bun⁵ia²。

服藥：台語白話一般說「食藥」，中視直讀為「服藥」。

尖刀：可能指的是台語的「刺血刀 tshiah⁴hueh⁴to¹」，中視直讀為「尖刀」。

零售：台語是「小賣」，華視直讀為「零售 ling⁵siu⁷」，其實「售」字也不讀「鳥岫」（鳥窩）的「岫」，應讀如「仇 siu⁵」。

此外，有些新名詞，如有漢字的便應該使用台語讀法，如「紐約」、「洛杉磯」等。可是電視上對大部份新名詞都用國語，如最近美國在波斯灣打下一架伊朗客機，華視新聞對「伊朗」、「波斯灣」都用國語，這個心態非常要不得，是不是表示台語不能進步？如果所有新名詞都不用台語，台語就會變成過時的語言。舊的詞彙丟棄不用，新的詞彙也不能增加，台語之衰亡是註定的命運了。

還有，台語有一些新名詞，如收音機說「拉耳學 la¹zi²o⁴」，馬達說「莫罩 mo³ta³」，這些詞彙

來自日語，日語又是來自英語，卻早已台灣化了，成為台語的一部份。可是中廣和電視一直不承認這個事實，說台語也一定非得照中文唸成「收音機」「馬達」不可。

換言之，儘管台語獲得一些傳播權，所有的作法，都顯示台語只是國語的一個『新婦仔团』（婢所生之子），不容許有其自主的語格。

製作台語節目另一個心態便是「聊備一格」。台語節目是賺錢的搖錢樹，可是據報載一個半小時的台語連續劇製作費只有十萬元，而一小時國語連續劇卻高達四十五萬元，待遇之差高達一比二以上。這是明顯的歧視。沒有錢，自然不會有什麼水準。以致給人一個印象：「台語節目都是低級的，只有最沒水準的台灣人才會看。」

台視節目部經理廖蒼松先生針對楊麗花歌仔戲搶灘八點檔表示意見說：「語言是一種文化工具，本身並沒有價值判斷的問題，如果不考慮政治因素，任何語言都可在任何時段播出。」

「由於過去習慣性地在時段及製作條件上對閩南語節目『歧視』，致使大家一聽到閩南語劇要上八點檔，就先有『上不得檯面』的排斥感。事實上，若給予相同的製作條件，國、台語的節目品質應不致有何差異。」（中時七月十一日影藝版）

廖先生這一席話是出自良心的肺腑之言，過去有些人以為台語節目水準低，是因為演員、製作人水準低，不知道其基本因素在於政治歧視，廖先生的話是最好的證言。

但是，如廖先生所言，台語節目果真能得到平等的待遇的話，我相信台語節目水準不只能夠

和國語節目並駕齊驅而已。由於台語泥土味的魅力，其水準當凌駕國語節目之上無疑。民國六十一年以前，台語節目佔一半，受到歡迎的程度高過國語節目。有些聽不懂台語而手握大權的頑固派便立法限制台語節目的發展，才有廣電法的產生。

不過我們也不能太樂觀，由於老演員日漸凋謝，新演員的台語素質越來越低，若不加緊教育，恐怕台語節目也高不起來的。

也許是基於提昇民衆台語水準的目的吧，最近華視「連環泡」製作了一節「台語溯源」節目，請陳玉慶先生當顧問。陳玉慶便是「亦玄」，他的著作「台語溯源」，淺白易解，銷路不錯，我曾給予肯定的評價（參見拙作「談台語的正字與語源」，刊「台灣風物」三十八卷第一期，七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收入學生書局「現代台灣話論文集」、又收入本書輯四）。不過看「連環泡」的「台語溯源」，不免令人失望，許多有識之士都搖頭。

比如，台語「亂來」說「烏魯木濟」，他說是因爲有一名台灣人到迪化（古名烏魯木齊）去遊歷，回來述說那裡的奇風異俗，大家都不相信，以爲他「烏白講」。所以以後就把「烏魯木齊」當成「亂來」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有何根據，敢這樣「烏白講」。

還有他說台語稱「夫妻」爲「翁某」，爲什麼說女人、老婆爲「某」呢？是因爲古代女人沒有名字，所以稱女人爲「某」。這又是胡扯。古代女人怎麼就沒名字？六禮中有「問名」，相當於台灣的「探家風」「講親情」（提親）。既說「問名」，問的當然是姑娘的名，怎麼說古代女人沒名？

依現代台語學者的考證，「翁某」的語源是「公母」，女人是母的，所以台語「查某」的「某」本字應是「母」字。這個說法大概不錯。

此外，胡扯的「台語溯源」多得很，不暇備舉。

鶴佬語語源學，自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等學者運用聲韻學、比較方言學、文獻學的豐富知識，考證鶴佬語字源，已經使這門學問進入科學的領域，不是古典派、空想派所能憑空穿鑿附會的。

電視上板起臉孔談學問，本來是不適合的。但是既然要講，也不能太離譜，淺出必先深入，否則把學問拿來開玩笑，徒然誤導聽眾而已，對於台語學水準的提昇，有害而無益。如能深入淺出，用幽默、有趣的方式把台語字源作一澄清，那才是了不起的成就。陳先生學問廣博，可談的應該不少，為什麼要捨其所精，而獻其所疏？

總而言之，台灣鶴佬語不論語音、語彙、語源，都有其悠久、優雅的傳統，讀音正確、用詞道地、談語源有根據，這都是最起碼的要求，希望我們的台語節目工作朋友，把它當成一回事，認真去從事，不要出之以輕佻、玩忽的態度。

（原載一九八八、八、八自立晚報副刊）